舊五代史　一四



舊五代史卷八十六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后妃列傳第一

案薛史晉后妃傳永樂大典已佚今取歐陽史晉家人傳與五代會要諸書互校則事多舛誤如李太后在長興中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改封晉國長公主而歐陽史則云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少帝冊故妃張氏爲皇后而歐陽史不載其姓氏蓋歐陽史以文章自負祇取薛史原文任意刪削未嘗考其事之本末也今采五代會要通鑑契丹國志文獻通考所載晉后妃事分註互綴以補薛史之闕且以備歐陽史之考証焉

晉書十二

高祖皇后李氏

案五代會要云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第三女天成三年四月封永寧公主長興四年九月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九月改封晉國長公主至天福六年十一月尊爲皇后七年六月尊爲皇太后開運四年三月與少帝同遷于契丹之黃龍府漢乾祐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崩于蕃中之建州文獻通

考云天福二年有司請立皇后帝以宗廟未立謙抑未追帝崩出帝即位乃尊爲皇太后契丹國志載晉出帝降表云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柄數窮否極天陷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難摧鋒興利除害躬擐甲胄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雁門之險馳風掣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淩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大有造于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仰承遺旨得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背委將相大臣至于擅繼宗祧既非稾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起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亾十萬兵徒望風東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耻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晨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恵顧疇昔稍靈雷霆未賜顯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罔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于郊野面縛俟命皇太后降表云晉室皇太后媳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富珠哩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倶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

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亾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帝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犇迫戚寶自貽咎將誰執今穹蒼震怒中外搆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覷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賜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情以聞又帝記云會同十一年正月朔出帝太后迎遼帝于封上門外帝辭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勳以兵守之是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于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遼帝之意難測不敢獻食少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降少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帝使人謂太后曰吾聞爾子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謹愼所失者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身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乎于是太后與馮后皇弟重膺子延煦延寶舉族從晉侯而北天祿元年四月帝至遼陽晉侯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上謁于帳中五月帝上陘取晉侯所從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

煦等而去八月帝下陘太后自馳至覇州謁帝求于漢建州城側賜地耕牧以爲生許之帝以太后自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二年徙晉侯太后于建州三年秋八月晉李太后病無醫藥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病亟謂晉侯曰吾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吾爲邊地鬼也

太妃安氏

案文獻通考云安太妃代北人不知其世家生出帝帝立尊爲皇太妃契丹國志云天祿二年春二月徙晉侯太后于建州中途安太妃卒遺命晉侯曰焚骨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返中國也

少帝皇后張氏

案五代會要云天福八年十月追冊考薛史少帝紀云追冊故妃張氏爲皇后張知訓傳亦云高祖鎮太原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是薛史當有張皇后傳歐陽史削而不書殊爲疏矣

皇后馮氏

案五代會要云開運三年十月冊通鑑云天福八年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初高帝愛少帝重胤養以爲子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馮濛女爲其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臣皆賀帝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夫

人酣飲過梓宮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
大慶左右失笑帝亦自笑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
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既正位
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玉時爲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
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文獻通考云
契丹入京師后隨帝北遷不知所終　又案五代會要
載晉內職云高祖穎川郡夫人蔡氏天福三年八月勅
少帝寶省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張氏封春宮夫人充皇
后宮尚宮並天福八年十二月二日勅前左御正齊國
夫人吳氏進封燕國夫人書省魏國夫人崔氏進封梁
國夫人前右御正天水郡夫人趙氏封衞國夫人司簿
孟氏封拼國夫人前司簿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弟子院
使齊氏大使郭氏副使賈氏並封本縣君太后宮尚宮
陳留郡夫人何氏進封鄭國夫人河南郡夫人元氏進
封齊國夫人知客出使夫人石氏封武威郡夫人春宮
姚氏常氏焦氏王氏陶氏魏氏趙氏七人並超封郡夫
人寶省婉美趙氏封天水郡夫人武氏以下十一人並
授春宮天福八年十月勅清河郡夫人張氏彭城郡
夫人劉氏並充太后宮司寶南陽郡夫人路氏出使夫
人趙氏白氏並充皇后宮司寶開運二年八月勅　又

按薛史不載外戚傳据五代會要云晉高祖長女長安公主降楊承祚天福二年五月封至六年五月卒追封秦國公主至七年九月又追封梁國長公主從長女高平縣主第二女新平縣主第三女千乘縣主孫女永慶縣主並天福七年五月封今附識于此

舊五代史卷八十六終

舊五代史卷八十六攷證

晉列傳一后妃傳高祖皇后李氏　案五代會要后在長興中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改封晉國長公主歐陽史作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誤

少帝皇后張氏　案是書少帝紀及五代會要俱云天福八年追册故妃張氏爲皇后歐陽史闕載

富珠哩舊作傅住兒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六攷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晉書十三

宗室列傳第二 案晉宗室傳永樂大典僅存四篇餘多殘闕

廣王敬威字奉信高祖之從父弟也父萬詮贈太尉追封趙王敬威少善騎射事後唐莊宗以從戰有功累歷軍職明宗即位擢爲奉聖指揮使天成應順中凡十改軍額累官至檢校工部尙書賜忠順保義功臣淸泰中加兵部尙書彰聖都指揮使遙領常州刺史及高祖建義於太原敬威時在洛下知禍必及召所親謂曰夫人生而有死理之常也我兄方圖大舉余固不可偷生待

辱取笑一時乃自殺於私邸人甚壯之天福二年冊贈太傅葬於河南縣六年追封廣王子訓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敬威弟贇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

韓王暉字德昭睿祖孝平皇帝之孫高祖之從兄也父萬友追封秦王暉生而厖厚剛毅雄直有器局行不由徑臨事多智故高祖於宗族之中獨厚遇之初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署暉爲奚騎都將常引所部出敵之不意深入力戰雖夷傷流血矢鏃貫骨而辭氣益厲高祖壯之天福二年遙授濠州刺史充皇城都部署四年加檢校司徒授曹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其蒞任也廉

愛恤下不營財利不好伎樂部人安之歲餘以疾終於
官歸葬太原八年冊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永樂大典卷六
千七百六十　宋史石曦傳天福中以曦爲右神武將
軍歷漢至周爲右武衛左神武二將軍恭帝即位初爲
左衛將軍會高麗王昭加恩命曦副
左驍衛將軍戴交充使滄化四年卒

剡王重允案剡王以下諸王傳永樂大典原闕歐陽史云重允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爲親疏然高祖
愛之養以爲子故于名加重而下齒諸
子通鑑齊王紀高帝少弟重允早卒

越王重英案號王傳永樂大典原闕攷五代會要云重英英高祖長子天福四年四月追封是書唐紀
清泰三年七月己丑誅
右衛上將軍石重英

楚王重信字守孚高祖第二子後唐明宗之外孫也少
敏悟有智思天成中始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

常侍俄加檢校刑部尚書守相州長史未幾遷金紫光祿大夫超拜檢校司徒守左金吾衞大將軍重信歷事唐明宗及閔帝末帝不恃貴戚能克己復禮恂恂如也甚爲時論所稱高祖即位出鎭孟津到任踰月去民病十餘事朝廷有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叛命于鄴詔遣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橋屯兵數千人東討延光旣而從賓與延光合謀爲亂遂害重信於理所時年二十遠近聞者爲之歎惜詔贈太尉時執事奏曰兩漢子弟生死無歷三公位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予甚愍之自我作古寧有例乎遂行册命以其年十月葬河南萬

安山天福七年追封沂王少帝嗣位改封楚王妃南陽白氏昭信軍節度使奉進之女也重信有子二人皆幼長於公宮及少帝北遷不知其所終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

壽王重乂字宏理高祖第三子也幼岐嶷好儒書亦通兵法高祖素所鍾愛及即位自北京皇城使拜左驍衛大將軍車駕幸浚郊加檢校司空權東都留守未幾鄴都范延光叛朝廷遣楊光遠討之詔前靈武節度使洛都巡檢使張從賓發盟津屯兵赴鄴下會從賓密通延光與婁繼英等先刼河橋次亂洛邑因害重乂於河南府時年十九從賓敗高祖發哀於便殿輟視朝三日詔

贈太傅是歲冬十月詔遣莊宅使張穎監護喪事葬于河南府萬安山天福中追封壽王妃李氏汾州刺史玘女也重乂無子妃後落髮爲尼開運中卒于京師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案晉宗室傳原本多闕佚今姑仍原文

夔王重進五代會要重進高祖第五子天福七年四月追封

陳王重杲歐陽史重杲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

重睿案契丹國志高祖憂悒成疾一旦馮道獨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馮道輔立之高祖崩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五代會要重睿高祖第七子許州節度使未封王歐陽史云從出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延煦五代會要延煦少帝長子遙領陝西節度使通鑑云趙在禮家貲爲諸帥之最帝利其富

爲皇子鎭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在禮
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
延寶五代會要延寶少帝次子遥領魯州節度使
通鑑云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帝養以
爲子會要引實錄亦云皆帝之從子養以爲子
歐陽史云延煦等從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終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攷證

晉列傳二宗室廣王敬威傳敬威弟贇　案歐陽史高祖有兄敬儒弟敬德敬殷是書不爲立傳疑有闕文又贇歐陽史作敬贇

韓王暉傳八年册贈太師　案暉歐陽史作敬暉贈太師歐陽史作贈太傅加贈太師

剡王重允　案歐陽史晉家人傳重允高祖弟也通鑑齊王紀同重允婦馮氏後爲少帝后歐陽史載契丹入京師暴少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于宫中亂人倫之大典是重允實爲高祖弟也五代會要作高祖

第三子重允天福七年四月追封剡王攷剡王歐陽
史作鄭王封爵亦異又案是書唐紀淸泰三年誅皇
城副使石重裔敬瑭之子也攷會要載高祖諸子無
別名重裔者重裔疑卽重允史氏避宋太祖諱故作
裔然通鑑高祖紀作敬瑭之子重允齊王紀又作高
祖少弟重允早卒似兩紀實有兩人姑存之以備攷
虢王重英　案五代會要重英高祖長子通鑑攷異引
廢帝實錄作姪男供奉官重英又廣本英作殷
楚王重信傳高祖第二子　案五代會要作第四子
壽王重乂傳高祖第三子　案五代會要作第二子通

鑑攷異作姪男

陳王重杲　案重杲小字馮六歐陽史云高祖少子曰馮六舊說以重睿爲幼子非也今攷五代會要作高祖第六子重杲第七子重睿與歐陽史異

補前廣王敬威傳　敬威弟斌　斌字德和爲陝州節度使少帝即位加同平章事斌性驕慢每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恣爲暴虐陝人苦之是書少帝紀開運三年曹州節度使石贇死帝之堂叔也歐陽史作墮沙壕溺死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攷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晉書十四

列傳第三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累贈太尉延廣少習射以挽強見稱梁開平中邵王朱友誨節制於陝召置麾下友誨坐謀亂延廣竄而獲免後事華州連帥尹皓皓引薦列校隸于汴軍從王彥章拒莊宗於河上及中都之敗彥章見擒而延廣被數創歸于汴唐天成中明宗幸夷門會朱守殷拒命尋平之延廣以軍校連坐將棄市高祖時爲六軍副使掌其事見而惜之乃密遣遁去

尋收爲客將及敬達之圍晉陽高祖付以戎事甚有干城之功高祖卽位授侍衞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遙領果州團練使轉檢校太保領夔州節度使四年出鎭滑臺五年加檢校太傅移鎭陝府六年召爲侍衞馬步都虞候移鎭河陽七年轉侍衞親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其年夏高祖晏駕延廣與宰臣馮道等承顧命以少帝爲嗣旣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由是有驕暴之失少帝旣嗣位延廣獨以爲己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朝廷遣使哀告契丹無表致書去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

丹迴國使喬榮案歐陽史作喬營遼史同薛史契丹國志先是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帝以爲回國使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帝囚榮于獄凡遼國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國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告戎王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爲隣爲孫則可無臣之禮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由是與契丹立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楊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追還光遠由此怨延廣怨朝廷遣使汎海搆釁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親率六師進駐澶淵延廣爲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

胸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契丹既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於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周幸而獲免及契丹退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契丹絕好言何勇也今契丹至若是氣何憊也時延廣在軍母凶問至自澶淵津北移於津南不信宿而復涖戎事曾無戚容下俚之士亦聞而惡之時有太常丞王緒者因使德州迴與延廣有隙因誣奏與楊光遠通謀遣使繫於麾下鍛成其事判官盧億累勸解不從尋有詔棄市時甚寃之少帝還京嘗幸其第

進獻錫賚有加酬酢權寵恩渥爲一朝之冠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少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爲洛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契丹强盛國家不濟身將危矣但縱長夜飲無復以夾輔爲意宋史盧多遜傳父億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爲判官時國用窘之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羨利增爲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于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開運三年冬契丹渡滹水詔遣屯孟津將戒途由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立不進幾墜于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爲不祥之甚及王師降契丹延廣狼狽而還時契丹主至安陽遣別部隊長率騎士數千與晉兵相

雜趨河橋入洛以取延廣戒曰如延廣奔吳走蜀便當追而致之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旣奄至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謁契丹主于封丘與丕俱見縶焉遼史將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延廣曰丕臣之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亦爲縲因契丹釋之因責延廣曰致南北失歡良由爾也乃召喬榮質證前事凡有十焉始榮將入蕃時紿延廣云某恐忽忘所達之語請紀於翰墨延廣信之乃命吏備記其事榮亦憸巧善事人者也慮他日見詰則執之以取信因匿其文於衣中至是延廣始以他語抗對榮乃出其文以質之延廣頓爲所屈每服一事則受牙

籌一莖此契丹法也延廣受至八莖但以面伏地契丹遂咄之命鏁延廣臂將送之北土是日至於陳橋民家草舍延廣懼燔灼之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則引手自扼其吭尋卒焉雖事已窮蹙人亦壯之時年五十六東都事畧皆居潤嘗爲樞密院小吏景延廣留守西京補爲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爲全護其家時論稱之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案歐陽史作贈侍中延廣少時嘗泛洞庭湖中流阻風帆裂桅折衆大恐頃之舟人指波中曰賢聖來護此必有貴人矣尋獲濟焉竟位至將相非偶然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李彥韜太原人也少事邢州節度使閻寶爲阜隸寶卒

高祖收於帳下及起義以少帝留守北京因留彥韜爲腹心歷客將牙門都校以纖巧故厚承委用及少帝嗣位授蔡州刺史入爲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未幾遙領壽州節度使充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俄改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每在帝側升除將相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君於危亾之地嘗謂人曰朝廷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而除廢之則可知其輔弼之道也及契丹犯闕遷少帝於開封府一日少帝遣人急召彥韜將與計事彥韜辭不赴命少帝怏恨久之其負國辜君也如是既少帝北遷戎王遣彥韜從行洎至

蕃中隸於國母帳下永康王舉兵攻國母以偉王爲前鋒國母發兵拒之以彥韜爲排陣使彥韜降於偉王偉王置之帳下其後卒於幽州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張希崇字德峰幽州薊縣人也父行簡假薊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於吟咏天祐中劉守光爲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自效守光納之漸升爲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鎭其地希崇以舊籍列於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案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正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案巴堅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

都提舉使天成初僞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以希崇繼其任遣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涖事數歲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西戍不敢擅還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胷臆何恬安於不測之地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之魏楚者謂曰我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爲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衆何（歐陽史作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之契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

里待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何用以衆少爲病衆大喜是日希崇於郡齋之側坎隙地貯石灰明旦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既醉悉投於灰穽中斃焉其徒營於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希崇遂以營内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希崇既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歷二年遷靈州兩使留後先是靈州戍兵歲軍糧經五百里有剽掠之患希崇乃告諭邊士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璽書襃之因正授旄節淸泰中希崇厭其雜俗頻表請覲詔許之

至闕未久朝廷以安邊有聞議內地處之改邠州節度使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其爲所取乃復除靈武希崇歎曰我應老於邊城賦分無所逃也因鬱鬱不得志久而成疾卒于任時年五十二希崇自小校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三歷方面封淸河郡公食邑二千戶賜淸邊奉國忠義功臣亦人生之榮盛者也（案歐陽史作贈太師）希崇素樸厚尤嗜書涖事之餘手不釋卷不好酒樂不蓄姬僕祁寒盛暑必儼具衣冠廝養之輩未嘗聞褻慢之言事母至謹每食必侍立俟盥漱畢方退物議高之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則嫉之若仇在邠州日

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子因乖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物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見訴判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倘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希崇亦善觀象在靈州日見月掩畢口大星經月復爾乃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月再掩之吾其終歟果卒於郡子仁謙爲嗣歷引進副使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王庭胤字紹基其先安人也案安字上有脫文歐陽史王處直傳作京兆萬年人疑是長安祖處存定州節度使父鄴晉州節度使庭胤唐莊宗之內表也性勇剽狡捷鷹瞬隼視喑嗚眦睚則挺劍而不顧少爲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爲務暑不息嘉樹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室故莊宗於親族之中獨加禮遇莊宗明宗朝累歷貝忻密澶隰相六州刺史案歐陽史不載相州國初范延光據鄴稱亂高祖以庭胤累朝宿將詔爲魏府行營中軍使兼貝州防禦使城降賞勞授相州節度尋移鎭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爲定州節度使處直則庭胤之叔祖

也處直爲養子都所篡時威北走契丹契丹納之至是契丹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乃合中土舊規戎王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爾自諸侯爲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命契丹怒稍息遂連升庭胥俾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開運元年秋卒於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有子五人長曰昭敏仕至金吾將軍卒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史匡翰字元輔鴈門人也父建瑭事莊宗爲先鋒將敵人畏之謂之史先鋒累立戰功唐書有傳匡翰起家襲九府都督歷代州遼州副使檢校太子賓客同光初爲嵐憲朔等州都遊奕使改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再加檢校戶部尚書領潯州刺史天成中授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歲餘遷侍衛彰聖馬軍都指揮使高祖有天下也授檢校司空懷州刺史其妻魯國長公主即高祖之妹也尋轉控鶴都指揮使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俄授檢校司徒鄭州防禦使未幾遷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等使丁母憂尋起復本鎮（案陶穀撰

匡翰碑文云圖田待理漢殿掄才功臣旌佐國之名出守奉專城之寄蓋鄭州郎在義成軍管內匡翰雖遷不離本鎮也匡翰剛毅有謀略御軍嚴整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稱名歷數郡皆有政聲案陶穀撰碑文云齋壇峻而金鼓嚴麻案宣而油幢出控梁苑之西郊殷乎威望撫國僑之遺俗綽有政聲尤好春秋左氏傳每視政之暇延學者講說躬自執卷受業焉時發難問窮於隱與流輩或戲爲史三傳旣自端謹不喜人醉幕客有關徹者狂率酣醟一日使酒怒謂匡翰曰明公昔刺覃懷與徹主客隨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黷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徹今請死近聞張彥澤臠張式未聞史匡翰斬關徹

恐天下談者未有比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其寬厚如此天福六年白馬河決匡翰祭之見一犬有角浮於水心甚惡之後數月遘疾而卒于鎭年四十詔贈太保子彥容歷宮苑使濮單宿三州刺史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八十三

梁漢顒太原人也少事後唐武皇初爲軍中小校善騎射勇於格戰莊宗之破劉仁恭王德明及與梁軍對壘於德勝皆預其戰累功至龍武指揮使檢校司空梁平授檢校司徒濮州刺史同光三年魏王繼岌統軍伐蜀以漢顒爲魏王中軍馬步都虞候天成初授許州兵馬

留後檢校太保尋爲邢州節度使歲餘加檢校太傅充
威勝軍節度唐鄧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在鎮二年移鎮
許州長興四年夏以眼疾授太子少師致仕高祖素與
漢顒有舊及卽位之初漢顒進謁再希任使除左威衛
上將軍天福七年冬以疾卒于洛城年七十餘贈太子
太保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十四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梁乾化初爲軍校貞明二年轉
弓箭指揮使檢校左僕射累遷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
宗平梁補右廂夾馬都指揮使天成初遷右威衛將軍
加檢校司空會秦王從榮鎮太原明宗乃以馮贇爲副

留守以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幼驕狠不親公務明宗乃遣紀綱一人素善從榮者與之遊處俾從容諷導之嘗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處長更宜自厲勿致聲聞在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因告思權曰朝廷人皆推從厚共非短我吾將廢棄矣思權曰請相公勿憂萬一有變但思權在處有兵甲足以濟事乃勸從榮招置部曲調弓礪矢陰爲之備思權又謂使者曰朝廷教君伴相公終日言弟賢兄弱何也吾輩苟在豈不能與相公爲主耶使者懼告馮贇乃密奏之明宗乃詔思權赴京師

以秦王之故亦弗之罪也長興末為右羽林都指揮使
遣戍興元閔帝嗣位奉詔從張虔釗討鳳翔洎至岐下
思權首倡倒戈以攻虔釗尋領部下軍卒先入城謂唐
末帝曰臣既赤心奉殿下俟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
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出紙一幅謂末帝曰願殿下
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命筆書可邠寧節度使及即
位授推誠奉國保乂功臣靜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入為右龍武軍統
軍高祖即位除左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天福八年以
疾卒年六十九贈太傅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二

尹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魏帥楊師厚爲軍士唐莊宗入魏擢爲小校從征河上每於馬前步鬬有功莊宗卽位連改諸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領數郡刺史累遷嚴衛都指揮使唐應順中王師討末帝于岐下暉與楊思權首歸末帝約以鄴都授之末帝卽位高祖入洛嘗遇暉於通衢暉馬上橫鞭以揖高祖高祖忿之後因謁謂末帝曰尹暉常才以歸命稱先陛下欲令出鎮名藩外論皆云不當末帝乃授暉應州節度使高祖卽位改右衛大將軍時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失意密使人齎蠟彈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思竄欲沿汴水

奔於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喚未出王畿爲人所殺子勳事皇朝累歷軍職遷內外馬步都軍頭見爲郢州防禦使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李從璋字子良後唐明宗皇帝之猶子也少善騎射明宗歷戰河上有平梁之功唐同光末魏之亂軍迎明宗爲帝從璋時引軍自常山過邢邢人以從璋爲留後踰月明宗即位受詔領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時天成元年五月也八月改大內皇城使加檢校司徒彰國軍節度使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旋以達靼諸部入寇從璋率麾下出討一鼓而破有詔褒之三年四月移鎮滑臺時

明宗駐蹕於大梁從璋嘗召幕客謀曰車駕省方藩臣咸有進獻吾爲臣爲子安得後焉欲取倉稟羨餘以助其用諸君以爲何如內有賓介白曰聖上寬而難犯行宮在近忽致上達則一幕俱罹其罪從璋怒翌日欲引弓射所言者朝廷知之改授右驍衛上將軍長興元年十月出鎮陝州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傅賜忠勤靜理崇義功臣四年五月制封洋王是歲明宗厭代閔帝嗣位尋受命代潞王於岐下會潞王舉兵入洛事遂寢高祖即位之元年十二月授威勝軍節度使降封隴西郡公二年九月終於任年五十一鄭

人爲之罷市思遺愛也詔贈太師從璋性貪黷懼明宗嚴正自滑帥入居環衛之後以除拜差跌心稍悛悟後歷數鎭與故時幕客不足者相遇無所憾焉蒲陝之日政有善譽改賜忠勤靜理之號良有以也及高祖在位愈畏其法故歿於南陽人甚惜之亦明宗宗室之白眉也子重俊（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

重俊唐長興清泰中歷諸衞將軍高祖卽位遙領池州刺史少帝嗣位授虢州刺史性貪鄙常爲郡人所訟下御史臺抵贓至重太后以猶子之故救之乃歸罪于判官高獻止罷其郡未幾復居環列出典商州商民素貧

重俊臨之割剝幾盡復御家不法其奴僕若履湯蹈火忤其意或鞭之或刃之又殺從人孫漢榮掠其妻及受代歸洛漢榮母燕氏獲其子婦以訴於府尹景延廣牙將張守英謂燕曰重俊前朝枝葉今上中表河南尹其何以理不若邀其金帛私自和解策之上也燕從其言授三百緡而止後以青衣趙滿師因不勝楚毒踰垣訴景延廣云重俊與妹私姦及前後不法事延廣奏之詔遣刑部郎中王瑜鞫之盡得其實併以穢跡彰露而賜死於家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李從温字德基代州崞縣人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明宗

微時從溫執僕御之役後養爲己子及歷諸藩署爲牙校命典廐庫唐同光中奏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累加檢校司空充北京副留守明宗卽位授安國節度使檢校司徒長興元年四月入爲右武衛上將軍是歲復出鎭許田明年移北京留守加太傅四年正月改天平軍節度使五月制封兗王十一月移鎭定州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尋又移鎭常山淸泰中加同平章事改鎭彭門高祖卽位之明年就加侍中七年加兼中書令八年再爲許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趙國公累加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開運二年改

河陽三城節度使三年二月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隴西郡王從温始以明宗本枝歷居藩翰無文武才畧貪濟代之用凡臨民以貨利爲急在常山日覩牙署池潭凡十餘頃皆立木爲岸而以修篁環之從温曰此何用爲悉命伐竹取木鬻於列肆獲其直以實用帑焉高祖卽位從温時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爲宗族切戒從温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於牙門云李從温欲爲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温敬謝悉命焚之家無敗累關氏之力也後以多蓄駝馬縱牧近郊民有訴其害稼者從温曰若從爾之意則我產畜何歸乎其昏愚

多此類也高祖性至察知而不問少帝嗣位太后教曰吾只有此兄慎勿繩之故愈加姑息以致年逾耳順終于牖下乃天幸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張萬進突厥南鄙人也祖拽斤父臘萬進白晳美髯少而無賴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戰奮不顧命嘗與梁軍對陣持銳首短刀躍馬獨進旣兵刃旣刓則易以大鎚左右奮擊出沒進退無敢當者唐莊宗明宗素憐其雄勇復奬其戰功故累典大郡天成長興中歷感勝保大兩鎮節制高祖有天下命爲彰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羣下洎至涇原日凶恣彌甚每日於公庭

列大鼎烹肥羜割胾方寸以啗賓佐皆流涙不能大嚼候其他顧則致袂中又命巨觶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杯僞飲褁領褾而納之者既沈湎無節唯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爲捕賊將領兵數百人入新平郡境邠帥以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詔副使萬庭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昪素檝淩虐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息將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庭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籃轝祕屍而出卽馳騎而奏之詔命既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狠戾

謂長子彥球曰萬庭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奚爲生也庭圭聞之不敢往弔萬進假殯於精舍之下至轄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爲不善者眾必棄之信矣夫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史臣曰延廣功扶二帝任掌六師亦可謂晉之勳臣矣然而昧經國之遠圖肆狂言於強敵卒使邦家蕩覆寓縣巨墟書所謂唯口起羞者其斯人之謂歟彥韜既負且乘任重才微盜斯奪之固其宜矣希崇蔚有雄幹老於塞垣未盡其才良亦可惜楊尹二將因倒戈而仗鉞豈義士之所爲其餘蓋以勳以親咸分屏翰唯萬進之

醜德又何暇於譏焉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終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攷證

晉列傳三景延廣傳契丹迴國使喬榮　榮歐陽史作瑩迴國使通鑑作迴圖契丹國志仍從是書作迴國

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　案宋史昝居潤傳晉室將亡景延廣委其族自洛赴難與是書異

詔贈中書令　案歐陽史作贈侍中

張希崇傳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鎭其地希崇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　案歐陽史作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守平州是守光未敗即守平州非爲德威所遣也與是書異

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　案遼史天顯元年
七月盧龍行軍司馬張崇叛奔唐疑希崇在遼秖名
崇歸唐後始加希字也然希崇歸唐在遼太宗時而
遼史繫于太祖紀又希崇本繼盧文勝而遼史書其
降在盧國用歸唐之前年月皆舛誤
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爲其所取乃復除靈
武　案通鑑作帝與契丹修好慮其復取靈武
李從璋傳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
傅　案從璋爲河中節度以代安重誨也五代史闕
文從璋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曰太傅過禮據此

傳從璋至三年始檢校太傅從鎮河中時不應先稱

爲太傅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攷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四　晉書十五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拱事河南尹張全義爲客將維翰身短面廣殆非常人既壯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

三楚新錄馬希範入覲塗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曰僕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卑也加以利盡南海公室大富足下之來也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爲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短而腰長語魯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既而與數百縑維翰大怒拂衣而去

春渚記聞桑維翰試進士有司嫌其姓黜之或勸勿試維翰持鐵硯示人曰鐵硯穿乃改業著日出扶桑賦以

見志

性明惠善詞賦洛陽縉紳舊聞記桑魏公父拱爲河南府客將桑魏公將應舉父乘間告齊王張全義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侯王旨齊王曰有男應舉好令秀才將卷軸來魏公之父趍下再拜既歸令子侼投書啟獻文字數軸王請見魏公父教之趍階王曰早可投書既應舉便是貢士可歸一客司謂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終以客禮見王一見奇之禮遇頗厚是年王力言于當時儒臣由是擢上第

唐同光中登進士第高祖領河陽辟爲掌書記歷數鎮皆從及建義太原首豫其謀復遣爲書求援於契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通鑑趙德鈞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爲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强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維翰

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案兵觀變非以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于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及高祖建號制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充樞密院使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叛張從賓復自河洛舉兵向闕人心恟恟時有人候於維翰者從容談論怡怡如也時皆服其度量及楊

光遠平鄴朝廷慮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衆尋移光遠鎭洛陽光遠由是怏怏上疏論維翰去公狥私除改不當復營邸肆於兩都之下與民爭利高祖方姑息外將事不獲已因授維翰檢校司空兼侍中出爲相州節度使時天福四年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內所獲盜賊皆籍沒其財產云是河朔舊例及維翰作鎭以律無明文具事以奏之詔曰桑維翰佐命功全臨戎寄重舉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規況賊盜之徒律令具載比爲撫萬姓而安萬國豈忍罪一夫而破一家聞將相之善言成國家之美事既資王道實契人心今後凡有賊人准

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皆准此處分自是
刼賊之家皆免籍沒維翰之力也歲餘移鎭兗州時吐
渾都督白承福爲契丹所迫舉衆內附高祖方通好於
契丹拒而不納鎭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强欲謀
攻襲戎師往返路出於眞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渾深
相結至是納焉而致于朝旣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
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强兵據重鎭恃其驍勇
有飛揚跋扈之志晉祖覽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已
畜奸謀且懼朝廷違其意乃密上䟽曰竊以防未萌之
禍亂立不拔之基扃上繫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

可窺圖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已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關家國苟猶緘默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已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衆內附鎭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遥□朝闕未測端倪竊思陛下頃在幷汾初罹屯難師少糧匱援絕計窮勢若綴旒困同懸磬契丹控弦玉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皇朝受命於此六年彼此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辭降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

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强將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惑聖聽方今契丹未可與爭者有其七焉契丹數年來最强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歸廬帳即今土地廣而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後鋒鋭氣雄南軍因敗衄已來心沮膽怯況今秋夏雖稔而帑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敝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陵豈可先發釁端自為戎首縱

使因茲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沈機則追悔何及
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安得萬全未可與
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於匈
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于突厥由頡利之不道
方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國
畏伏土地無災孳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釁隙此未可
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逐水草軍無餽運
居無竈幕住無營栅便苦澀任勞役不畏風霜不顧饑
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戎人皆騎士
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于隘險趙魏之北燕薊之南

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兵邊上少則懼强敵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必須逐寇而速返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于奔命鎭定之封境畧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于冒頓神堯武畧尙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善于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謂耗蠹不亦甚乎兵戈

旣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淩下僭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强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已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此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又以鄴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勝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實國家之巨屏即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勇夫重

閉之意願迥深慮免起姦謀欲希陛下暫整和鑾略謀巡幸雖櫛風沐雨上勞于聖躬而杜漸防微實賚于睿略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詞繁俯伏惟懼于僭踰裨補或希于萬一謹冒死以聞疏奏留中不出高祖召使人于內寢傳密旨于維翰曰朕比以北面事之煩懣不快今省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無可憂七年夏高祖駕在鄴都維翰自鎮來朝改授晉昌軍節度使少帝嗣位徵拜侍中監修國史頻上言請與契丹和爲上將景延廣所否明年楊光遠搆契丹有澶淵之役凡制敵下令皆出于延廣維

翰與諸相無所與之及契丹退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戎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少帝乃出延廣守洛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爲樞密使弘文館大學士繼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然權位旣重而四方賂遺咸湊其門故仍歲之間積貨鉅萬由是澆競輩得以興謗未幾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皆以親舊用事與維翰不協間言稍入維翰漸見疎忌將加黜退賴宰相劉昫李崧奏云維翰元勳且無顯過不宜輕有進退少帝乃止尋以馮玉爲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後因少帝微有

不豫維翰嘗密遣中使達意于太后請爲皇弟重睿擇
師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與
維翰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爲工
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
名屬維翰休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
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言于玉玉遂以詞激帝帝尋出
維翰爲開封府尹維翰稱足疾罕預朝謁不接賓客是
歲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內至國
子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言
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及戎王至中渡橋維翰以

國家安危繫在朝夕遒詣執政異其議又求見帝復不得對維翰退而謂所親曰若以社稷之靈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晉氏將不血食矣開運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師既降契丹十六日張彥澤以前鋒騎軍陷都城戎王遣使遺太后書云可先使桑維翰景延廣遠來相接甚是好事是日凌旦都下軍亂宮中火發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卽坐以俟命少帝已受戎王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契丹和慮戎王到京窮究其事則顯彰已過故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

令圖之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復利維翰家財乃稱少帝命召維翰維翰束帶乘馬行及天街與李崧相遇交談之次有軍吏于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其不可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翻令維翰死之何也崧甚有媿色是日彥澤遣兵守之十八日夜爲彥澤所害時年四十九即以衣帶加頸報戎王云維翰自經而死戎王報曰我本無心害維翰維翰不合自刭戎王至闕使人驗其狀令殯于私第厚撫其家所有田園邸第並令賜之及漢高祖登極詔贈尙書令維翰少時所居極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撮其巾櫛

而未嘗改容當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爲洛川守又嘗一制除節將十五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理安陽除民弊二十餘事兗海擒豪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開運中朝廷以長子坦爲屯田員外郎次子塤爲祕書郎維翰謂同列曰漢代三公之子爲郎廢已久矣近或行之甚誼外議乃抗表固讓不受尋改坦爲大理司直塤爲祕書省正字議者美之初高祖在位時詔廢翰林學士院由是併內外制皆歸閤下命舍人直內廷數年之間尤重其選及維翰再居宥密不信宿奏復置學士院凡署職者皆其親舊時議者以

維翰相業素高，公望所屬，雖除授或黨，亦弗之咎也。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三十九

五代史補：桑維翰形貌甚怪，往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候，雖冬月未嘗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衆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厲聲曰：吾爲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數之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爲報効，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爲賊，汝心安乎。彥澤觀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三噓氣，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趙瑩字元輝，華陰人也。曾祖溥，江陵縣丞。祖孺，秘書正字。父居晦，爲農。瑩風儀美秀，性復純謹。梁龍德中，始解褐爲康延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鎭陝州。會莊宗伐

蜀命延孝爲騎將將行留瑩修金天神祠功既集忽夢神召于前亭以優禮謂瑩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愛因遺一劒一笏覺而駭異明宗即位以高祖爲陝府兩使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即奏署管記高祖歷諸鎭皆從之累使闕下官至御史大夫賜金紫高祖再鎭并州位至節度判官高祖建號授瑩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祿大夫戸部侍郎知太原府事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車駕入洛使持聘謝契丹及還加光祿大夫兼吏部尚書判戸部初瑩爲從事丁母憂高祖不許歸華下以麤縗隨幕人或短之及入

相以敦讓汲引爲務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時瑩首有力焉少帝嗣位拜守中書令明年檢校太尉本官出爲晉昌軍節度使是時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飢者獲濟遠近嘉之未幾移鎭華州歲餘入爲開封尹開運末馮玉李彥韜用事以桑維翰才望素重而瑩柔而可制因共稱之乃出維翰復瑩相位加弘文館大學士及李崧馮玉議出兵應接趙延壽而以杜重威爲都督部署瑩私謂馮李曰杜中令國之懿親所求未愜心恆怏怏安可更與兵權若有事邊陲只李

守貞將之可也及契丹陷京城契丹主遷少帝于北塞瑩與馮玉李彥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于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掌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効于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先是漢高祖以入蕃將相第宅徧賜隨駕大臣故以瑩第賜周太祖太祖時爲樞密副使召瑩子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賜第除素屬版籍外如有別契券爲已所置者可歸本直即以千

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周太祖堅與之方受故瑩言及之未幾瑩卒于幽州時年六十七瑩初被疾遣人祈告于契丹主願歸骨于南朝使羈魂幸復鄉里契丹主閔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周太祖感歎久之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疋以備喪事令歸葬于華陰故里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祖乘幽府左司馬父因幽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學優贍與兄暄弟皞俱有鄉曲之譽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

後居上國大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庵共處以吟誦自娛會定州連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爲易州刺史署昫爲軍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還鄉都招昫至中山會其兄晅自本郡至郡薦于其父尋署爲節度衙推不踰歲命爲觀察推官歷二年都簒父位時都有客和少微素嫉晅搆而殺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陽節度使李存審辟爲從事莊宗即位授太常博士尋擢爲翰林學士繼改膳部員外郎賜緋比部郎中賜紫丁母憂服闋授庫部郎中依舊充職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案歐陽史作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温厚長興

中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時昫入謝遇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閤門白舊禮宰相謝恩須正殿通喚請候來日樞密使趙延壽曰命相之制下已數日中謝無宜後時因卽奏之遂謝于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而謝于本殿士子榮之清泰初兼判三司加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時與同列李愚不協至忿爭時論非之未幾俱罷知政事昫守右僕射以張延朗代判三司初唐末帝自鳳翔至切于軍用時王玫判三司詔問錢穀玫具奏其數及命賞軍甚愆于素（通鑑帝問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旣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末帝怒用昫代玫昫乃搜

索簿書命判官高延賞計窮詰勾及積年殘租或場務販負皆虛係帳籍條奏其事請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官者蠲除之通鑑清泰二年八月免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吏民相與歌詠唯主典怨沮及罷相之日羣吏相賀昫歸無一人從之者蓋憎其太察故也天福初張從賓作亂于洛陽害皇子重乂詔爲東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尋以本官判鹽鐵未幾奉使入契丹還遷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譙國公俄改太子太傅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復判三司契丹主至不改其職昫以眼疾乞休致契丹主降僞命授昫守太保契丹主北去留于東京其年夏以疾

卒年六十漢高祖登極贈太保初昫避難河朔匿于北山蘭若有賈少瑜者爲僧輟衾袍以溫燠之及昫官達致少瑜進士及第拜監察御史聞者義之永樂大典卷九千九百九十八

馮玉案以下有闕文歐陽史云字景臣定州人少帝嗣位納馮后于中宮后卽玉之妹也玉旣聯戚里恩寵彌厚自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爲潁州團練使還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尋加右僕射軍國大政一以委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三十案以下有闕文通鑑云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日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日壞張彥澤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翌日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詔彥澤

且請令引送玉璽于契丹主將利其復用（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三十）玉從少帝北遷契丹命爲太子少保至周太祖廣順二年其子僎自幽州不告父而亡歸玉懼譴責尋以憂恚卒于蕃中（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五 五代史補馮玉嘗爲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有口辯一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既有汗宜卸下鞍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謂死囚逢獄玉自以失言遽延而謝之）

殷鵬字大舉大名人也以雋秀爲鄉曲所稱弱冠擢進士第唐閔帝之鎮魏州聞其名辟爲從事及卽位命爲右拾遺歷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遷刑部郎中鵬姿顏若婦人而性巧媚天福中擢拜中書舍人典

馮玉同職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除目多託鵬爲之玉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則以辜負字教之玉乃然之當時以爲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其纖佞過之後玉出郡借第以處之分祿食之及玉爲樞密使擢爲本院學士每有庶寮兼鄰謁玉故事宰臣以履見之鵬多在玉所見客亦然有丞郎王易簡退而有言鵬銜之及契丹入汴有人獲玉與鵬有籤記字皆朝廷上列有不得志欲左授者則易簡是其首焉玉既北行鵬亦尋以疾卒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六

史臣曰維翰之輔晉室也罄弼諧之志參締搆之功觀

其効忠亦可謂社稷臣矣況和戎之策固非誤計及國之亡也彼以滅口爲謀此掇殁身之禍則晝策之難也豈期如是哉是以韓非慨慷而著說難者當爲此也悲夫趙瑩際會風雲優游藩輔雖易簀于絕域終歸柩于故園蓋仁信之行通于遐邇故也劉昫有眞相之才克全嘉譽馮玉乘君子之器終殁窮荒其優劣可知矣永樂大典卷三千二百六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終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攷證

晉列傳四桑維翰傳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　案歐陽史作維翰陰使人說帝與是書同通鑑作或謂帝曰欲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與是書異

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　案通鑑攷異云彥澤既降契丹豈肯復受少帝之命當係彥澤自以私怨殺維翰非受命于少帝也

所有田園邸第竝令賜之　案歐陽史作貲財盡爲彥澤所掠

趙瑩傳授瑩太子太保　案遼史作太子太傅

劉昫傳歷戸部侍郎　案是書唐明宗紀作兵部侍郎

與此傳異歐陽史從是書本紀

授昫守太保　案歐陽史作罷爲太保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晉書十六

列傳第五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曾祖景裕祖士廉皆不仕父元德盧臺軍使在禮始事燕帥劉仁恭爲小校唐光化末仁恭遣其子守文遂浮陽節度使盧彥威據其城升在禮爲軍使以佐守文及守文死事其子延祚爲守光所害守光子繼威復爲部將張萬進所殺在禮遂事萬進萬進奔梁在禮乃與滄州留後毛璋歸太原同光末爲效節指揮使屯于貝州會軍士皇甫暉等作亂推指

揮使楊晸爲帥案歐陽史作楊仁晸晸不從爲衆所殺擒晸首以脅在禮在禮知其不可拒遂從之以四年二月六日引衆入鄴在禮自稱留後宋史張錫傳趙在禮舉兵于鄴瀕河諸州多搆亂錫權知棣州事卽出省錢賞軍皆大悅一郡獨全棣人賴之唐莊宗遣明宗率師討之會城下軍亂在禮迎明宗入城事具唐書天成元年五月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制下在禮密奏軍情未欲除移且乞更伺少頃尋就改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留守興唐尹旣而在禮將皇甫暉趙進等相次除郡赴任歐陽史皇甫暉傳明宗卽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九國志趙進傳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內指揮使在禮乃上表乞移旌節十二月授滄州節度使二年七月移鎭

兗州長興元年入爲左驍衞上將軍俄改同州節度使會高祖受明宗命統大軍伐蜀以在禮充西川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收劒州而還四年移鎭襄州淸泰二年授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高祖登極移鎭鄆州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衞國公天福六年七月授許州節度使八年四月移鎭徐州進封楚國公開運元年以契丹爲患少帝議北征八月朔降制命一十五將以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十一月改行營副都統都虞候如故受詔屯澶州再除兗州節度使依前副都統三年正月授晉昌軍節度使時少帝爲其子延煦娶

在禮女爲妻禮會之日其儀甚盛京師以爲榮觀五月進封秦國公累食邑至一萬三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在禮歷十餘鎭善治生殖貨積財鉅萬兩京及所涖藩鎭皆邸店羅列在宋州日值天下飛蝗爲害在禮使比戶張幡幟鳴鼙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凡聚斂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及契丹入汴自鎭赴闕時契丹首領奚王伊喇舊作拽剌今改正等在洛下在禮望塵致敬首領等倨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泊于逆旅聞同州劉繼勳爲契丹所鏁大驚丁未歲正月二十五日夜以衣帶就馬櫪自絞

而卒年六十六案歐陽史作六十二漢高祖即位贈中書令在禮見四子雖歷內職皆早卒孫延勳仕皇朝歷岳蜀二州刺史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代史補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鎭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爲眼中拔丁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勳臣詔許之在禮于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于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之不若也是歲獲錢百萬

馬全節字大雅魏郡元城人也父文操本府軍校官至檢校尙書左僕射以全節之貴累贈太師全節少從軍旅同光末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之據魏州也爲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唐明宗即位授檢校司空歷博單二

州刺史天成三年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移刺鄧州長興初就加檢校司徒在郡有政聲俄授河西節度使時明宗命高祖伐蜀師次岐山全節赴任及之具軍容謁于轅門高祖以地理隔越乃奏還焉移沂州刺史清泰初爲金州防禦使會蜀軍攻其城州兵纔及千人兵馬都監陳知隱懼託以他事出城領三百人順流而逸賊既盛人情憂沮全節悉家財以給士復出奇拒戰以死繼之賊退朝廷嘉其功詔赴闕將議賞典時劉延朗爲樞密副使邀其厚賂全節無以賂之謂全節曰絳州闕人請事行計全節不樂告其同輩由是衆口諠然以爲

不當皇子重美爲河南尹聞而奏焉淸泰帝召全節謂曰滄州乏帥欲命卿制置翼日授橫海軍兩使留後高祖卽位加檢校太保正授旌節天福五年授檢太傅移鎭安州時李金全據州叛引淮軍爲援因命全節將兵討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度澤潞遼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六年秋移鎭邢州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重榮之叛也授鎭州行營副招討兼排陣使與重榮戰于宗城大敗之鎭州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充義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八年秋丁母憂尋起復焉屬契丹侵寇加之蝗旱國家有所徵

發全節朝受命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開運元年秋授鄴都留守檢校太師兼侍中廣晉尹幽州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尋加天雄軍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城之戰甚有力焉全節始拜鄴都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襴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遘逡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二年授順國軍節度使未赴鎮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全節事母王氏至孝位歷方鎮温凊面告畢盡其敬政事動與幕客謀議故鮮有敗事鎮中山日杜重威爲恆州奏括境內民家粟時軍吏引重威例堅請行之全節曰邊民遇

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復擾之則不堪其命矣我爲廉察安忍效尤百姓稱其德先是全節自上黨攜歌妓一人之中山館於外舍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害之乃詔除恆陽遇疾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請要公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子令威歷陳懷三州刺史卒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

張筠海州人也父傳古世爲郡之大商唐乾符末屬江淮俶擾遂從家彭門時彭門連帥時溥爲東南面招討使據有數郡之地擢筠爲偏將累有軍功奏授宿州刺史後溥與梁祖不協梁人進攻宿州下之獲筠以歸梁

方圖霸業以筠言貌辯秀命爲四鎮客將久之轉長直軍使梁革唐命遷右龍武統軍歷客省使宣徽使出爲復商二州刺史復爲宣徽使梁室割相衞爲昭德軍（案梁割相澶衞三州爲昭德軍原本作相衞疑有脫誤）命筠爲兩使留後唐莊宗入魏筠委城南歸授右衞上將軍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詔筠往代之比至懷英已卒因除筠爲永平軍節度使大安尹懷英在長安日家財甚厚筠盡奪之復于大內掘地繼獲金玉時有涇陽鎮將侯莫威（案歐陽史作侯莫陳威）前與溫韜同剽唐氏諸陵大貯瓌異之物筠乃殺威而籍其家遂蓄積巨萬然性好施每出遇貧民于路則給與

口食衣物境內除省賦外未嘗聚歛遂致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爲佛子同光中從郭崇韜爲劍南安撫使蜀平歸洛權領河南尹俄鎭興元所治之地上下安之筠時有疾軍州官吏久不得見副使符彥琳等面請問疾筠又不諾彥琳等疑其已死慮左右有謀遂請權交牌印筠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叛聞詔取彥琳等至洛釋而不問因授筠西京留守誘離興元及至長安守兵閉門不內筠東朝于洛詔遣歸第案歐陽史作以爲左驍衛上將軍筠前爲京兆尹奉詔殺僞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寶貨悉私藏于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邃聲樂

飲餼恣其所欲十年之內人謂地仙天福二年上表乞歸長安俄而洛下張從賓之亂筠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之具美焉是歲卒于家贈太子太師案歐陽史作贈少師

弟籛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籛字慕彭少嗜酒無節爲鄉里所鄙唐天復中兄筠爲大梁四鎮客將籛自海州省兄兄薦于兗州連帥王瓚用爲裨校籛性桀黠善事人累遷軍職後唐莊宗都洛筠鎮長安自衙內指揮使授檢校司空右千年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西京管內三白渠營田制置使同光末筠隨魏王繼岌伐蜀奏籛權知西京留守事蜀平王衍

挈族人入朝至秦川驛莊宗遣中使向延嗣乘驛騎盡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于延嗣俄聞莊宗遇內難繼岌軍次興平籛乃斷咸陽浮橋繼岌浮渡至渭南死之一行金寶妓樂籛悉獲之俄而明宗使人誅延嗣延嗣暗遁（九國志明宗即位忿閹豎輩怙勢擅權先勑使四方及此遁不出者皆擒戮之死者殆盡）衍之行裝復爲籛有因爲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于窟室明宗即位籛進王衍犀玉帶各二馬一百五十匹魏王打毬馬七十匹旋除沂州刺史入爲西衞將軍高祖即位之明年加檢校太保出典密州未幾復居環衞時湖南馬希範與籛有舊奏朝廷請命籛爲使允之籛密賫蜀

之奇貨往售又獲十餘萬緡以歸籛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少帝嗣位詔遣往西蕃及迴以其馬劣爲有司所糾復當路有不足者遂有詔徵其舊價籛上言請貨故京田業許之因憤惋成病而卒籛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于大塚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于前而去未幾復于衙院晝卧見二鷰相鬬畢各銜一錢落于籛首前後所獲三錢嘗秘于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其後家雖厚積性實鄙悋未嘗與士大夫遊處及令市馬利在私門不省咎以輸其直鬱鬱致死愚之甚耶永樂大典卷六千三

百十五

華温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祖楚以農爲業父敬思後以温琪貴官至檢校尚書温琪長七尺餘唐廣明中從黃巢爲紀綱巢陷長安僞署温琪爲供奉都知巢敗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下流俄而浮至淺處會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夜至胙縣界有田父見温琪非常人遂匿于家經歲餘會梁將朱友裕爲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温琪往依之友裕署爲小校漸升爲馬軍都將從友裕擊秦宗權于曹南有功奏加檢校太子賓客梁祖擢爲開道指揮使加

檢校工部尚書出屯鄜時會延州胡璋叛命來寇郡境溫琪擊退之尋奉詔營長安以功遷絳州刺史歲餘刺棣州溫琪以州城每年爲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于便地朝廷許之板築既畢賜立紀功碑仍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繼遷齊州節度使溫琪在平陽日唐莊宗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既而溫琪臨民失政嘗掠人之妻爲其夫所訴罷入爲金吾大將軍時梁末帝方姑息諸侯重難其命改責詞云若便行峻典謂予不念功勳若全廢舊章謂我不安黎庶爲人君者不亦難

乎温琪大有愧色俄轉右監門衞上將軍右龍武統軍會河中朱友謙叛權授温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尋爲耀州觀察留後莊宗入洛温琪來覲詔改耀州爲順義軍復以温琪鎭之加推忠向義功臣同光末西蜀既平命温琪爲秦州節度使明宗卽位因入朝願留闕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衞上將軍逐月别賜錢粟以豐其家踰歲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温琪舊人宜選一重鎭處之重誨奏以天下無闕他日又言之重誨素强愎對曰臣累奏未有有闕處可替者唯樞密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温琪聞其事懼爲權臣所怒

幾致成疾由是數月不出俄而拜華州節度使依前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進封平原郡開國公累加食邑至三千戶溫琪至任以己俸葺祠廟廨舍凡千餘間復于郵亭創待客之具華而且固往來稱之清泰中上表乞骸骨歸永城制以太子少保致仕案歐陽史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傅天福元年十二月終于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

安重阮字晉臣潞州上黨人也少倜儻有詞辯善騎射父文祐爲牙門將唐光啟中潞州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濤據其城僖宗詔文祐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

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洺率兵攻之上黨朝廷以文禕本潞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于陣昭宗朝宰臣崔魏公以文禕歿于王事薦崇阮于朝自是累任諸衛將軍梁氏革命以崇阮明辯遣使吳越迴以所獲橐裝悉充貢奉梁祖嘉之故每歲乘軺于江浙間及迴貢獻皆如初梁末帝嗣位授客省使知齊州事時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冀王友謙以河中叛末帝使段凝領軍經畧蒲晉詔崇阮監軍又知華雍軍府事朞年授青州兵馬留後入為諸衛上將軍唐天成中授黔南節度使檢校太保尋移鎮

夔州以蜀寇侵逼棄城歸闕改晉州節度使復為諸衛上將軍高祖登極之二年詔葬梁末帝以崇阮梁之舊臣令主葬事崇阮盡哀致禮以襄其事時人義之五年以老病請告授右衛上將軍致仕開運元年九月卒于西京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一〕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父規累贈少師彥詢年十三事青帥王師範有書萬卷以彥詢聰悟使掌之及長益加親信常委監護郡兵及梁將楊師厚降下青州彥詢隨師範歸命洎師範見殺楊師厚領鄴召置麾下俾掌賓客唐莊宗入魏復事焉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升

爲引進副使將命西川及淮南稱旨累遷內職明宗時爲客省使檢校司徒使兩浙迴授德州刺史末帝卽位改羽林將軍時高祖鎭太原朝廷疑貳以彥詢沈厚擇充北京副留守案歐史作太原節度副使清泰末以宋審虔爲北京留守高祖深懷不足以情告彥詢彥詢恐高祖失臣節乃曰不知太原兵甲芻粟幾何可敵大國否請明公反覆慮之蓋欲迴其意也高祖曰我不忿小人相代方寸決矣彥詢知其不可諫遂止左右欲害之高祖曰唯副使一人我自保明爾勿復言也及卽位授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旋改宣徽使從高祖入洛加左驍衞上將軍

兼職天福二年秋出爲鄧州節度使歲餘入爲宣徽使四年使于契丹六年春授邢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時鎮州安重榮有不臣之狀彥詢憂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覲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彥詢使焉仍恐重榮要之由滄州路以入蕃戎王果怒重榮彥詢具言非高祖本意蕃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榮犯闕乃放還七年春授華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在任二年屬部內蝗旱道殣相望彥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衆開運初以風痺授右金吾衞上將軍俄卒于官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永樂大典卷一萬八

千一百三十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曾祖瓊薊州別駕贈工部尚書祖安仁檀州刺史贈太子太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贈太子少師承約性剛健篤實少習武事弱冠爲幽州牙門校遷山後八軍巡檢使屬劉守光囚殺父兄名儒宿將經事父兄者多無辜被戮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屬唐武皇召募英豪方開霸業乃以所部二千歸于并州即補匡霸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兼領貝州刺史從破夾寨及與梁人戰于臨清有功再遷洺汾二州莊宗即位授檢校司空慈州刺史爲治平直移授潁州團

練使天成中以邠州州節度使毛璋將圖不軌乃命爲涇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往偵之既至以善言諭之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拜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卭蠻蜑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校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趼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歲徵爲左衞上將軍自左龍武統軍加特進檢校太傅充昭義軍節度使賜推忠奉節翊戴功臣歲餘歸朝復爲左龍武統軍高祖御宇之二年授左驍衞上將軍進封開國公累上表請老尋以病卒時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父再端贈光祿卿思鐸有武幹梁太祖領四鎮隸于麾下及即位授廣武都指揮使歷突陣拱宸軍使積前後戰勳累官至檢校司徒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遥領思州刺史初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于箭笴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莊宗之馬鞍莊宗拔箭視之覩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莊宗平梁思鐸逐衆來降莊宗出箭以視之思鐸伏地待罪莊宗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加檢校太保天成中爲深州刺史改雄捷右廂馬軍都指揮使會南伐荆門思鐸亦預其行時高季興以舟兵

拒王師思鐸每發矢中敵則洞胷達掖由是賊鋒稍挫不敢輕進諸軍咸壯之高祖革命拜陳州刺史秩滿歷左神武羽林二統軍出爲蔡州刺史遇代歸朝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四思鐸典陳郡日甚有惠政常戒諸子曰我死則藏骨于宛丘使我棲魂于所治之地及卒乃葬于陳從其志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安元信朔州馬邑人也少善騎射後唐莊宗爲晉王時元信詣軍門求自效尋隸明宗麾下累從明宗征討有功明宗即位擢爲捧聖軍使加檢校兵部尚書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受詔屯于代州太守張朗遇之甚

厚元信亦以兄事之是歲五月高祖建義于太原俄聞契丹有約赴難元信入說朗曰張敬達雖圍太原而兵尙未合代郡當鴈門之衝敵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令公素長者舉必成事若使人道意歸款俟其兩端亦求全之上策也朗不納元信悔以誠言之反相猜忌尋聞安重榮安審信相次以騎兵赴太原元信遂率部曲以歸高祖通鑑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高祖見之喜謂元信曰爾覩何利害背强歸弱元信曰某非知星識氣唯以人事斷之夫帝王者出語行令示人以信嘗聞主上許令公河東一生今遽改之是自欺也且

令公國之密親，親尚不能保，肯保天下之心乎？以斯而言，見其亡也，何得爲強也。高祖知其誠，因開懷納之，委以戎事。高祖即位之元年，授耀州團練使，加檢校太保。四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其年八月，復出牧洛州。少帝嗣位，尋遷宿州。元年罷任，來朝。開運初，授復州防禦使。三年，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張朗，徐州蕭縣人。父楚，贈工部尚書。朗年十八，善射，膂力過人，鄉里敬憚之。梁祖聞其名，就補蕭縣鎮使，充吾縣都案吾縣二字疑有舛誤遊奕使。時朗年纔二十三歲，餘補宣武軍內衙都將，歷洛州步軍、曹州開武、汴州十內衙鄆

州都指揮使梁末從招討使段凝襲衞州下之遂授衞州刺史事梁僅三年凡有征討無不預之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伐蜀爲先鋒橋道使明宗朝歷興忠登三州刺史清泰初以契丹犯邊稱西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從高祖屯軍于代北俄兼代州刺史又改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高祖建義于太原遣使以書諭之朗曰爲人臣而有二心可乎乃斬其使通鑑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蓋晉祖初起安元信勸朗歸順不從至是復斬其使也洎高祖入洛領全師朝覲授貝州防禦使在任數載天福五年除左羽林統軍六年授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慶州刺史在官二年卒

年七十四

李德玧應州金城人祖晟父宗元皆爲邊將德玧少善騎射事後唐武皇爲偏校及從莊宗戰潞州柏鄉德勝渡繼有軍功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遙食郡俸天成中檢校司空領蔚州刺史長興元年授雄武軍節度秦成階觀察處置等使加檢校司徒二年六月移鎮定州充北面副招討使高祖即位改鎮涇原及受代歸闕會高祖幸鄴授東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少帝嗣位移廣晉尹加檢校太師開運中再領深州以病卒于鎮德玧幼與明宗俱事武皇故後之諸將多兄事之時謂之李七哥

所治之地雖無殊政然以寬恕及物家無濫積亦武將之廉者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

田武字德偉大名元城人父簡累贈右僕射武少有拳勇初事莊宗爲小校歷遷勝節指揮使明宗登極轉帳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天成二年改左羽林都指揮使遙領宜州充襄州都巡檢使三年自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授曹州刺使長興初遷齊州防禦使又移洺州清泰中歷成隴二州充西南面行軍副部署天福初授金州防禦使及金州建節鉞武丁母憂乃起復爲節度使開運元年移鎮滄州兼北面行營右廂都指揮使二

年授寧江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歲內改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太傅封鴈門郡開國公未赴任以疾卒武出身戎行恆鯁正御軍治民咸盡其善及卒朝廷惜之詔贈太尉輟視朝一日子仁朗（宋史仁朗以父任西頭供奉官）仁遇並歷內職（永樂大典卷四千八百六）

李承福字德華漢陽人少寒賤事元行欽掌皁棧之役後爲高祖家臣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將軍出爲澶州刺史遷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承福性鄙狹無器局好察人微事多所詆訐雖小過不能恕工

商之業輿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然自任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少帝嗣位授同州節度使尋卒于鎭少帝以高祖佐命之臣聞之嘆息賻物加等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相里金字奉金（案相里金墓碑作字國寶當得其實歐陽史雜傳多襲薛史原文與碑異）并州人也性勇悍果敢能折節下士唐景福初武皇始置五院兵金首預其選從莊宗攻下夾寨得補爲小校後與梁師戰于柏鄉及胡柳陂以功授黃甲指揮使同光中統帳前軍拔中都賜忠勇拱衛功臣檢校刑部尙書二年自羽林都虞候出爲忻州刺史（案歐陽史作沂州）凡部曲

私屬皆不干預民事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之大有聲績應順元年爲隴州防禦使會唐末帝起兵于鳳翔傳檄于鄰道諸侯無應者唯金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末帝深德之及即位擢爲陜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夏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發兵來攻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即位移鎮晉州及受代歸闕累爲諸衞上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官至檢校太尉爵列開國公（案碑文云封西河郡開國侯薛史作開國公未知孰是歐陽史諸臣傳官爵多闕畧無可考證）勳登上柱國以久居散地優之故也天福五年夏卒于任贈太師（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四十一案）

碑文作贈太子太師與傳異考晉高祖紀五年八月相里金卒贈太師其贈與傳同而其卒在八月則傳中夏字疑誤

史臣曰在禮之起甘陵也當鼎革之期會富貴來逼既因人成事亦何足自多及其仗鉞擁旄積財敗德貨之累可不誡乎全節之佐晉氏也平安陸之妖預宗城之戰功既茂矣貴亦宜然張筠歷事累朝享茲介福蓋近代之幸人也自温琪而下皆服冕乘軒苴茅纛土垂名汗簡諒亦宜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四十一

舊五代史卷九十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攷證

年六十六　案歐陽史作六十二

馬全節傳淸泰初爲金州防禦使　案歐陽史作明宗時歷金州防禦使與是書先後互異

州兵纔及千人　案歐陽史作州兵纔數百

張筠傳梁室割相衞爲昭德軍　案梁割相澶衞三州爲昭德軍原本作相衞疑有脫誤

筠東朝于洛詔遣歸第　案歐陽史作令爲左驍衞上將軍與是書本紀同

贈太子太師　太師歐陽史作少師

華温琪傳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于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　案歐陽史作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傅

張朗傳充吾縣都遊奕使　案吾縣二字疑有舛誤

相里金傳出爲忻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沂州刺史

舊五代史卷九十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晉書十七

列傳第六

房知温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少有勇力籍名于本軍爲赤甲都官健（玉堂閒話知温少年與外弟徐某爲盜于兖鄆之境）梁將葛從周鎭其地選賓麾下時部將牛存節屯于鎭好擲博每求辨采者知温以善博見推因得侍左右遂熟于存節及王師範遣劉鄩據兖州梁祖命存節將兵討之知温夕縋出奔存節喜而納焉明夜竊良馬一駟復入城鄩乃擢爲裨將鄩降隷于同州劉知俊知俊補爲克和軍使

知俊奔岐改隸魏州楊師厚以爲馬步軍校漸升至親隨指揮使繼加檢校司空莊宗入魏賜姓名紹英改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加檢校司徒澶州刺史行臺右千牛衛大將軍莊宗平梁歷曹貝州刺史權充東北面蕃漢馬步都虞候遣戍瓦橋關明宗自鄴入洛知溫與王晏球首赴焉明宗自總管府署知溫滑州兩使留後天成元年授兗州節度使明宗卽位詔充北面招討屯于盧臺軍以盧文進來歸加特進同平章事賞招討之功也後除烏震爲招討副使代知溫歸鎮知溫怒震遽至有怨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于席上會次將安審通保

騎軍隔河按甲不動知温懼不濟乃束身渡水復結審
通逐其亂軍以奏時朝廷姑息知温下詔于鄴盡殺軍
士家口老幼凡數萬清漳爲之變色尋詔遣知温就便
之鎮以安反側俄改徐州節度使加兼侍中會朝廷起
兵伐高季興授荆南招討使知行府事尋丁母憂起復
雲麾將軍墨縗即戎竟無功而還長興中節制汝陽越
二年除平盧軍節度使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師兼中書令封東平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天
福元年冬十二月辛巳卒于鎮贈太尉歸葬于瑕丘詔
立神道碑知温性麤獷動罕由禮每迎侍王人不改戎

服寡言笑多縱左右排辱賓僚他日知誤亦無愧色始與唐末帝嘗失意于杯盤間以白刄相恐及末帝卽位知溫憂甚末帝乃封王爵以寧之也案歐陽史廢帝起鳳翔愍帝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覦之意司馬李沖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沖至京師廢帝已入立沖卽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此事薛史不載知溫徑赴洛陽申其宿過且感新恩末帝開懷以厚禮慰而遣之及還郡厚斂不已積貨數百萬治第于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爲務有幕客顏衎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溫不能用焉及高祖建義入洛尙不卽進獻耀兵于牙帳之下衎正色謂曰淸泰富有天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

天運有歸坐成灰燼今青州遷延不貢何以求安千百武夫無足爲恃深爲大王之所憂也知溫遂馳表稱賀青人乃安未幾以沈湎成疾而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例爲富室衍又勸其子彥儒進錢十萬貫以助國用朝廷除彥爲沂州刺史案歐陽史彥儒獻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不言其謀出于顏衍據宋史顏衍傳知溫諸子不慧衍勸令以家財十萬餘上進晉祖嘉之歸功于衍知溫子彥儒授沂州刺史當衍拜殿中侍御史與薛史合蓋薛氏去石晉未遠猶得當時實事也其家幸獲保全皆衍之力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代史補

房知溫爲青州節度封東平王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日有從事張澤者素好嗜虀忽暴卒但心頭微煖家人未即歛經宿而活自云爲泰山所追行未幾過一公宇門庭甚壯既見有人衣紫據案而坐自謂之府君叱澤

曰何故食鼈過差耶言訖有執筆挾簿引羣鬼皆怪狀攜以鼎鑊刀匕之具至擒澤投于沸鼎中移時復用鐵叉撥出以刀支解去骨肉然後烹飪大抵亦如治鼈之狀既熟諸鬼分啖凡出自鼎鑊至于支解又至于分啖其于慘毒苦痛之狀皆名狀之所不及如此者近數十度府君始怨之且問曰汝受諸苦如何爾其敢再犯乎答曰不敢于是遣去將行府君又于案上取一物封之甚固授澤曰爲吾將此物與房知溫不法之事宜休矣澤領而寘于懷遂覺知溫聞知澤復活遽使人肩昇入府而問之澤備以所受之苦對仍于懷中探取封物付溫即錦被角也知溫大駭曰吾昨覺體寒如中瘧遂擁被就火忽聞足下無疾而卒遂驚起不虞一角之被爲火所燒此其是乎遽取被視之不差毫釐知溫顫慄不知所措謂澤曰足下之過小可耳尙如此老夫不知如何也自是知溫稍稍近理

王建立遂州榆社人也曾祖秋祖嘉父弁累贈太保建立少鷙猛無檢明宗領代州刺史擢爲虞候將莊宗鎮

晉陽以諸陵在代郡遣女使饗祭其下有擾于民者建立必捕而笞之莊宗怒令收之爲明宗所護而免由是知名明宗歷遷藩鎭皆署爲牙門都校累奏加檢校司空及明宗爲魏軍所廹時皇后曹氏淑妃王氏在常山使建立殺其監護并部下兵故明宗家屬因而保全及卽位以功授鎭州節度副使加檢校司徒旋爲留後未幾正授節旄繼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會王都據中山叛密使通弟兄之好（通鑑王都陰與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安重誨素與建立不協知其事奏之明宗慮陷建立尋徵赴闕（通鑑建立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

事判鹽鐵使部度支充集賢殿大學士天成四年出爲
靑州節度使五年移鎭上黨辭不赴任請退居邱園制
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自是鬱鬱不得志長興中嘗欲
求見中旨不許皆重誨蔽之也淸泰初末帝召赴闕授
天平軍節度使建立少歷軍校職當捕盜及位居方伯
爲政嚴烈閭里有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于入者
不可勝紀故當時人目之爲王垜疊言殺其人而積其
屍也後聞末帝失勢殺副使李彥贇及從事一人報其
私怨人甚鄙之高祖卽位再爲靑州節度使累加檢校
太尉兼中書令建立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愼

獄民稍安之天福二年封臨淄王明年封東平王五年入覲高祖曰三紀前老兄宜賜不拜仍許肩輿入朝上殿則使二宦者掖之論者榮之尋表乞休致高祖不允乃授潞州節度使割遼沁二州爲上黨屬郡加檢校太師進封韓王以光其故里至鎭踰月而疾作有大星墜于府署建立卽召賓介笁岳草遺章又謂其子守恩曰楡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余生爲壽宮刻銘石室死當速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篤而卒年七十冊贈尙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于楡社其岡阜重複松檜藹然占者云後出公侯故建立自

爲墓恐子孫易之也子守恩周書有傳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三十

康福蔚州人世爲本州軍校祖嗣蕃漢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子太師父公政歷職至平塞軍使累贈太傅福便弓馬少事後唐武皇累補軍職充承天軍都監莊宗嗣位嘗謂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馬爲活業彼康福者體貌豐厚宜領財貨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爲馬坊使大有蕃息及明宗爲亂兵所廹將離魏縣會福牧小坊馬數千匹於相州乃驅而歸明宗卽位授飛龍使俄轉磁州刺史充襄州兵馬都監尋以江陵叛命朝廷舉兵伐之以福爲荆南行營兵馬都監俄以王師無功而還康福

善諸蕃語明宗視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諮訪時之利病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重誨惡焉常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福懼會靈武兵馬留後韓澊以人情不協慮爲所圖上表請帥制加福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行涼州刺史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甘肅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鹽池榷稅等使福之是拜蓋重誨嫉而出之福泣而辭之明宗宣重誨別與商議重誨奏曰臣累奉聖旨令與康福一事今福驟升節鎮更欲何求況已有成命難于移改明宗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明宗曰朕遣兵援助勿

過憂也因令將軍牛知柔領兵送赴鎮行次青崗峽會
大雪令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煙火吐蕃數千帳在焉寇
不之覺因分軍三道以掩之蕃眾大駭棄帳幕而走殺
之殆盡獲玉璞羊馬甚多到鎮歲餘西戎皆欵附改賜
福耀忠匡定保節功臣累加官爵福鎮靈武凡三歲每
歲大稔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爲人所譖安重誨奏曰
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實貨必負朝廷明宗密遣人
謂曰朕何負于卿而有異心耶福奏曰臣受國重恩有
死無二豈願負于聖人此必讒人之言也因表乞入覲
不允及再上章隨而赴闕移授彰義軍節度使又轉邠

州檢校太傅淸泰中移鎭秦州加特進開國侯充西面都部署高祖受命就加檢校太尉開國公未幾又加同平章事及移領河中加兼侍中以天和節入覲改賜輸忠守正翊亮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增食邑至五千戸實封五百戸久之受代歸闕天福七年秋卒于京師年五十八贈太師謚曰武安福無軍功屬明宗龍躍有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爲貴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能飫腹與士大夫交言曹無所别在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

爛奚因叱而出之由是諸客不敢措辭復有末客姓駱其先與後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讌謂從事輩曰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真沙陀也聞者竊笑焉子三人長曰延沼歷隨澤二州刺史次曰延澤延壽俱歷內職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少時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愛之及領諸鎭節鉞彥威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鎭鄴彥威爲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及高祖入立尤倚彥威拜彥威北京留

守加同平章事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開倉廩賑饑民滑人賴之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去旋丁母憂哀毀過制少帝與契丹搆釁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後開運中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太妃同宗少帝事以爲舅彥威未嘗以爲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爲國戚當時益重其人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通鑑彥威入朝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奏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也唐潞州節度使抱眞之後曾祖融祖毅父矩皆不仕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以在使自負時河朔羣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于太原携妻子囊橐寓于逆旅進退無所保唯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援送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于林麓間俟之射盧岳中其馬周大呼曰爾爲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郎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于家周將辭去岳謂周曰岳明歷象善知人子有奇表方頤隆準眉目疎朗身長七尺此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

富貴周辭以母老而歸既而梁將葛從周拔邢洺唐武皇麾兵南下築壘于青山口周向背莫决因思盧岳之言乃投青山寨將張污落武皇賞之補萬勝黃頭軍使武皇之平雲州莊宗之戰栢鄉周皆有功遷匡霸都指揮使莊宗入魏率兵屯臨河楊劉所至與士伍同甘苦周尤善守備一日奔母喪以他將代之既出則其城將陷莊宗即遣追之使壘綫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焦彥賓守楊劉城梁將王彥章以數萬眾攻之九國志焦彥賓傳彥賓字英服滄州清池人少聰敏多智略事武皇尤所委信及莊宗即位遷左監門衞將軍充四方館使出護邢州軍周日夜乘城躬當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

程以紓其難莊宗曰李周在內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廢畋獵既至士眾絕糧三日矣及攻圍既解莊宗謂周曰微卿九拒之勞諸公等爲梁人所虜矣同光中歷相蔡二州刺史及蜀平授西川節度副使天成二年春遷遂州兩使留後尋正授節旄未幾受代歸闕三年秋出爲邠州節度使會慶州刺史竇廷琬據城拒命周奉詔討平之長興淸泰中歷徐安雍汴四鎭所至無苛政人皆樂之高祖有天下復鎭邠州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侍中及罷鎭赴闕會少帝幸澶淵以周累朝耆德乃命爲東京留守車駕還京授開府尹及遘疾夢焚旌旗鎧

甲因自嗟嘆上章請退尋卒于官時七十四詔贈太師陪葬于明宗徽陵之北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張從訓字德恭本姑臧人其先廻鶻別派隨沙陀徙居雲中後從唐武皇家于太原從訓遂爲太原人祖君政雲州長史識蕃字通佛理父存信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武皇賜姓名眷同親嫡前史有傳天福中贈太師中書令追封趙國公從訓讀儒書精騎射初爲散員大將天祐中轄沙陁數百人屯壺關十餘歲節度使李嗣昭委遇之莊宗與梁人相拒于德勝口徵赴軍前補充先鋒游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名繼鸞

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微時嘗在存信麾下爲都押牙與從訓有舊及卽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歷憲德二州刺史高祖之鎮太原也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從訓清泰初授唐州刺史三年高祖舉義從訓奉唐末帝詔徵赴行在分領鄉兵次于團栢兵敗脅遁潛身民間高祖入洛有詔搜訪月餘乃出焉及見戚里之故深加軫惻尋授絳州刺史檢校太保在任數年天福中卒於官年五十二少帝以后父之故超贈太尉弟從恩仕皇朝爲右金吾衞上將軍卒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七十

李繼忠字化遠從唐昭義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嗣昭之

第二子嗣昭唐書有傳繼忠少善騎射從父征討有功莊宗手制授檢校兵部尙書充感義馬軍指揮使改潞府司馬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充安義軍都巡檢使天成中自北京大內皇城使轉河東行軍司馬入爲右驍衞將軍未幾授成德軍司馬加檢校司徒高祖卽位二年三月授沂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尋移棣州刺史繼忠舊苦風痺皆辭以地遠乃授單州刺史仍加輸忠奉國功臣三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四年三月出領隰州七年八月移刺澤州開運元年復入爲右監門大將軍三年秋積以疾卒于東京年五十一始繼忠母楊氏善治產平

生積財鉅萬及高祖建義于太原楊已終繼忠舉族家于晉陽時以諸軍方困契丹援兵又至高祖乃使人就其第疏其複壁取其舊積所獲金銀紈素甚廣至于巾屨瑣屑之物無不取足高祖既濟大事感而奇之故車駕入洛繼忠雖有舊恙連領大郡皆楊氏之力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李頊陳州項城人即河陽節度使兼侍中罕之子也罕之梁書有傳唐光啟中罕之與河南張全義為仇交相攻擊罕之兵敗北投太原武皇以澤州處之罕之將赴任留頊為質焉時莊宗未弱冠因與頊游處甚相昵狎

光啟初罕之自澤州襲據潞州送款于梁武皇以頊父
叛將殺之莊宗密與駿騎使逃出境頊遂奔河南梁祖
以其父子歸己委遇甚厚天復中梁祖自鳳翔送唐昭
宗歸長安留軍萬人命姪友倫與頊總之以宿衞爲名
及梁祖逼禪屢掌禁兵倚爲肘腋庶人友珪立授頊檢
校尚書右僕射右羽林統軍梁末帝之誅友珪頊預其
謀尋歷隨州刺史復爲右羽林統軍同光初莊宗入汴
召頊見之莊宗忻然授衞州刺史加光祿大夫檢校太
保明宗朝授衍州刺史長興中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
高祖即位之二年加特進檢校太尉右領軍衞上將軍

三年進封開國伯五年遷左領軍衛上將軍尋以病卒年七十制贈太師頊性温雅不暴虐凡剌郡統衆頗有畏愛及卒人甚惜之子彥弼在太原日因頊走歸梁朝武皇怒下蠶室加熏腐之刑後籍于內侍省卒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周光輔太原人後唐蕃漢馬步總管幽州節度使德威之長子也德威有傳在唐書光輔年甫十歲補幽州中軍兵馬使有成人之志德威以牙軍委之麾下咸取決焉及長體貌魁偉練于戎事父卒授嵐州刺史從莊宗平梁遷檢校尚書左僕射汝州防禦使仍賜協謀定亂

功臣天成初移汾州四年入爲右監門衛大將軍長興淸泰中歷陳懷磁三郡繼加檢校司徒高祖卽位授蔡州刺史歲餘卒于郡時年三十五贈太保光輔以功臣子歷數郡皆無濫政竟善終于官雖享年不永亦可嘉也光輔有弟數人光貞歷義乾二州刺史入爲諸衛將軍光遜繼爲蔡州刺史光贊任青州行軍司馬及楊光遠叛滅貶商州司馬會赦徵還尋卒于家永樂大典卷五千四百一

符彥饒唐莊宗朝蕃漢總管存審之第二子也存審唐書有傳彥饒少驍勇能騎射唐天佑十五年冬莊宗與梁大戰于胡柳陂彥饒與弟彥圖俱從其父血戰有功

莊宗壯之因用爲騎將同光中以功授曹州刺史明宗卽位改刺沂州天成中屯守梁園會起軍北戍塞下時有偏校以宣武乏帥廹彥饒爲之彥饒紿許其請明日殺爲惡者奏之時人嘉其方略長興中爲金州防禦使爲政甚有民譽其後累遷節鎭天福初爲滑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二年七月范延光據鄴都叛朝廷遣侍衞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率騎軍三千屯于州之開元寺一日彥饒與奉進因事忿爭于牙署事具奉進傳中是時奉進厲聲曰爾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奉進從騎散

走傳呼于外時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被害卽率其部衆攻滑之子城執彥饒以出遣裨校方太拘送闕下行及赤岡南高祖遣中使害于路左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羅周敬字尚素鄴王紹威之第三子也紹威梁書有傳周敬幼聰敏八歲學爲詩往往傳于人口起家授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梁乾化中以兄周翰節制滑臺卒于官乃以周敬繼之命爲兩使留後尋正授旄鉞時年十歲未幾改授許州節度繼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踰三年徵授秘書監檢校司空駙馬都尉尚梁普安公主旋移

光祿卿莊宗卽位歷左右金吾大將軍初唐天佑中紹威嘗建第于洛陽福善里及莊宗入洛以梁租庸使趙巖宅賜明宗同光中明宗在洛以趨內稍遠乃召周敬議易其第周敬諾之後明宗卽位一日夢中見一人儀形瓌秀若素識者夢中問曰此得非前宅主羅氏子及寤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見列朝廷召至果符夢中所見明宗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勳之後久無土地因授同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長興中入爲左監門衞上將軍四遷諸衞上將軍天福二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五千六百七十八

鄭琮太原人也始事唐武皇爲五院軍小校屢有軍功莊宗在河上爲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覩不忘凡所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知名唐同光末從明宗伐魏州時軍情有變明宗退守魏縣未知趨向安重誨將徵兵于四方琮在帳前歷數諸道屯軍及主將姓名附口傳檄相次而至明宗卽位嘉其功授防州刺史秩滿父老請留三年八月授左羽林統軍唐長興二年二月出刺武州高祖卽位復居環衛久之以俸薄家貧鬱鬱不得志天福中以疾終于官贈司徒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攷證

晉列傳六房知温傳及末帝即位知温憂甚　案歐陽史作愍帝出奔知温乘間有窺覦之意與是書微異

王建立傳以太子少保致仕　案通鑑作以太傅致仕歐陽史從是書

康福傳靈武兵馬留後韓澊　韓澊通鑑歐陽史俱作韓洙弟澄

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倉儲盈羡有馬千駟因爲人所譖安重誨曰果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負朝廷　案靈武受代康福領節度在天成四年次

年爲長興元年安重誨討蜀二年賜死是康福之任
靈武甫匝歲而重誨已去朝再期而賜死矣此傳云
福鎭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重誨奏其必負朝廷疑
有舛誤歐陽史仍是書之舊

安彥威傳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鎭州節度使　案歐陽
史作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指揮使

李周傳　案是書莊宗紀作李周明宗紀作李敬周蓋
本名敬周入晉後避諱去敬字是書雜采諸書未及
改歸畫一通鑑與是書同

張從訓傳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　案宋史張從恩

傳晉祖鎭河東爲少帝娶從恩女今攷五代會要及是書本紀俱作從訓疑宋史係傳聞之訛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攷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晉書十八

列傳第七

姚顗字伯真京兆萬年人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參軍祖宏慶蘇州刺史父荆國子祭酒顗少惷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唯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以女妻焉顗性仁恕多爲僕妾所欺心雖察之而不能面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爲陌黍百之爲銖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無擔石之儲心不隕穫唐末隨計入洛出游嵩山有白衣大夫拜于

路側請爲童僕顗辭不納乃曰鬼神享于德君子孚于信余則鬼也將以託賢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幸無辭焉昔余掌事陰府承命攝人之魂氣名氏同而其人非且富有壽算復而歸之則筋骸已敗由是獲譴使不得爲陽生公中夏之相輔也今爲謁中天之祠若以某姓名求之神必許諾顗因爲之虔禱而還白衣迎于山下曰余免其苦矣拜謝而退顗次年擢進士第梁貞明中歷校書郎登封令右補闕禮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累遷至中書舍人唐莊宗平梁以例貶復州司馬歲餘牽復授左散騎常侍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唐末帝卽位講

求輔相乃書朝中清望官十餘人姓名置于瓶中清夜焚香而挾之既而得盧文紀與顗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制前一日嵩山白衣來謁謂顗曰公明日爲相其言無差寘數固先定矣案歐陽史本傳云顗爲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齪齪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終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煩而無益始詔分銓合而爲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顗與盧文紀爲相復奏分銓爲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遷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遷顗等無如之何廢帝爲下詔書禁止高祖登極罷相爲刑部尚書俄遷戶部尚書天福五年冬卒年七十五贈左僕射子惟和嗣顗疎于財而御家無術既死

歛葬之資不備家人俟賻物及鬻第方能舉喪而去士大夫愛其廉而笑其拙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八十三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祖壽瀛州景城主簿父兗滄州節度判官累至檢校右庶子永樂大典卷一萬七百六十五劉守光攻陷滄州琦父兗被擒族之琦時年十五爲吏追攝將就戮焉有趙玉者幽薊之義士也久游于兗之門下見琦臨危乃紿謂監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監者信之即引之俱去行一舍琦困于徒步以足病告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因變姓名乞食于路乃免其禍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一年弱冠以家門遇禍邈無所依乃厲

志勤學多游于汾晉（永樂大典卷三千八百七十一）唐天祐中莊宗方開霸府翹佇賢士墨制授琦代州軍事判官秩滿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琦器量禮遇尤厚天成初拜琦殿中侍御史遷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河陽帑吏竊財事發詔軍巡院鞫之時軍巡使尹訓怙勢納賂枉直相反俄有訴寃于闕下者詔琦按之既驗其姦乃上言請治尹訓沮而不行琦連奏不已訓知其不免自殺于家其獄遂明蒙活者甚衆自是朝廷多琦之公直（永樂大典卷二萬五百二十八）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幸懷州趙德鈞駐軍于團栢谷末帝以琦嘗在德鈞幕下因令賚都

統使官告以賜之且犒其軍焉及觀軍于北陲館于忻州會晉祖降下晉安寨遣使告于近郡琦適遇其使郎斬之以聞尋率郡兵千人間道而歸高祖入洛亦弗之責止改授秘書監而已天福中預修唐書權掌選部皆有能名焉累遷禮部刑部戶部兵部侍郎階至金紫光祿大夫爵至開國子琦美丰儀有器槩雖以剛直聞于時而內實仁恕初高祖謀求輔相時宰臣李崧力薦琦于高祖云可大用高祖數召琦于便殿言及當世事甚奇之方將倚以爲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百六十五

梁文矩字德儀鄆州人父景秘書少監梁福王友璋好接賓客文矩少遊其門初試太子校書轉秘書郎友璋領鄆州奏爲項城令及移鎮徐方辟爲從事友璋卒改兗州觀察判官時莊宗遣明宗襲據鄆州文矩以父母在鄆一旦隔越不知存亡爲子之情戀望如灼遂間路歸鄆尋謁莊宗莊宗喜之授天平軍節度掌書記在明宗幕下明宗歷汴恆二鎮皆隨府遷職天成初授右諫議大夫知宣武軍軍州事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禮部尚書西都副留守判京兆府事繼改兵部尚書文矩以嘗事霸府每懷公輔之望時高祖自外鎮入覲嘗薦于

明宗曰梁文矩早事陛下甚有勤勞未升相輔外論慊之明宗曰久忘此人吾之過也尋有旨降命會丁外憂而止清泰初拜太常卿高祖即位授吏部尚書改太子少師文矩喜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尤盡其善後因風痺上章請退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洛陽久之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九贈太子太傅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十四

史圭常山人也其先與王武俊來于塞外因家石邑高祖曾歷鎮陽牙校父鈞假安平九門令圭好學工詩長于吏道唐光化中歷阜城饒陽尉改房子寧晉元氏欒

壽博陸五邑合爲寧晉日擅給驛廩以貸饑民民甚感
之及爲欒壽令里人爲之立碑同光中任圜爲真定尹
擢爲本府司錄不應命郭崇韜領其地辟爲從事及明
宗代崇韜以舊職縻之明宗卽位入爲支昌正郞安重
誨薦爲河南少尹判府事尋命爲樞密院直學士時圭
以受知于重誨重誨奏令圭與同列閤至俱昇殿侍立
以備顧問明宗可之尋自左諫議大夫拜尙書右丞有
入相之望圭敏于吏事重誨本不知書爲事剛愎每于
明宗前可否重務圭恬然終日不能剖正其事長與中
重誨旣誅圭出爲貝州刺史未幾罷免退歸常山由是

閉門杜絕人事雖親戚故人造者不見其面每游別墅
則乘婦人氈車以自蔽匿人莫知其心高祖登極徵爲
刑部侍郎判鹽鐵副使皆宰臣馮道之奏請也始圭在
明宗時爲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銜銓司
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至是圭首爲
道所舉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旋改吏部侍郎分知銓
事而圭素勵廉守節大著公平之譽圭前爲河南少尹
日有嵩山術士遺圭石藥如斗謂圭曰服之可以延壽
然不可中輟輟則疾作矣圭後服之神爽力健深寶惜
焉清泰末圭在常山遇秘瓊之亂時貯于衣笥爲賊所

刼不復得天福中疾生胸臆之間常如火灼圭知不濟求歸鄉里詔許之及涉河竟爲藥氣所蒸卒于路歸葬石邑時年六十八（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八十三）

裴皡字司東原出中眷裴氏世居河東爲望族皡容止端秀性卞急剛直而無隱少而好學苦心文藝雖遭亂離手不釋卷唐光化三年擢進士第釋褐授校書郎（案以下有闕文）天福初起爲工部尚書復告老以右僕射致仕皡累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其所取進士也後裔孫知貢舉率新進士謁皡皡喜爲詩曰詞塲最重是持衡天遺愚夫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

下見門生當世榮之桑維翰嘗私見暐暐不爲迎送人問之暐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寮也今見我于私第門生也人以爲允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五

吳承範字表微魏州人也父瓊右金吾衛將軍累贈太子少保承範少好學善屬文唐閔帝之鎮鄴都也聞其才名署爲賓職承範懇求隨計閔帝許之長興三年擢進士第及閔帝卽位授左拾遺淸泰二年以本官充史館修撰與張昭等共修明宗實錄轉右補闕依前充職高祖革命遷尙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天福三年改樞密院直學士未幾自祠部郎中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

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少帝嗣位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尋遘疾而卒年四十二贈工部尚書承範溫厚寡言善希人旨桑維翰李崧尤重之嘗薦于高祖云可大用承範知之持重自養雖遇盛夏而猶服襦袴加之以純綿蓋慮有寒濕之患也然竟不獲其志其命也（永樂大典卷三千三百二十一）

盧導字熙化其先范陽人也祖伯卿唐殿中侍御史父如晦國子監丞贈戶部侍郎導少而儒雅美詞翰善談論唐天祐初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均州鄖鄉縣令入為監察御史三遷職方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改河

南縣令禮部郎中賜紫轉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閒居于漢上久之天成中以本官徵還拜右諫議大夫長興末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明年春潞王自鳳翔擁大軍赴闕唐閔帝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時軍衆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牋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或立當從教令安得不稟策母后率爾而行馮道曰凡事要務實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

道以忠義見責未審何詞以對不如率羣臣詣宮門取太后進止即去就善矣道未及對會京城巡檢安從進報曰潞王至矣安得百寮無班即紛然而去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導執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信罪人矣導之守正也如是晉天福中由禮部侍郎遷尚書右丞判吏部尚書銓事秩滿拜吏部侍郎六年秋卒于東京時年七十六（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二）

鄭韜光字龍符洛京河清人也曾祖絪爲唐宰相祖祗德國子監祭酒（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祗德兵部尚書）贈太傅父顥河南尹

贈太師其先世居滎陽自隋唐三百餘年公卿輔相蟬
聯一門韜光唐宣宗之外孫萬壽公主之所出也生三
日賜一子出身銀章朱紱及長美容止神爽氣澈不妄
喜怒秉執名節爲甲族所稱自京兆府參軍歷秘書郎
集賢校理太常博士虞部比部員外郎司門戶部郎中
河南京兆少尹太常少卿諫議大夫給事中梁貞明中
懇求休退上表漏名責授寧州司馬莊宗平梁遷工禮
刑部侍郎天成長興中歷尚書左丞國初以戶部尚書
致仕自䄙褫迨于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仕無
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

接納晩年背偃時人咸曰鄭偃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知性尚平簡及致仕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天福五年秋寢疾而卒年八十贈右僕射（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積世衣冠曾祖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册贈太尉謚曰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東觀察使父蕘右司員外郎權舉進士解褐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左拾遺右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憲崔沂表爲侍御史遷兼職方員外郎知雜事歲餘召入翰林爲學士在院加戸部郎中知制誥歷左諫議大

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爲隨州司馬會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爲右庶子遷戶兵吏三侍郎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尚書華資美級罕不由之高祖登極轉兵部尚書天福中命權使于契丹權以前世累爲將相未嘗有奉使而稱陪臣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今耄矣豈能遠使于契丹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册禮使回故責詞略曰若以道路迢遥卽鸞閣之台臣亦往若以筋骸衰減卽鳳翔之册使纔回旣黷憲章須從殿

黜云其實權不欲臣事契丹故堅辭之非避事以違命
也踰歲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
左僕射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韓惲字子重太原晉陽人曾祖俊唐龍武大將軍祖士
則石州司馬父逵代州刺史惲世仕太原昆仲爲軍職
惟惲親狎儒士好爲歌詩聚書數千卷乾寧中後唐莊
宗納其妹爲妃初爲嫡室故莊宗深禮其家而惲以文
學署交城文水令入爲太原少尹莊宗平定趙魏爲魏
州支使莊宗卽位授右散騎常侍從駕至洛陽轉尚書
戶部侍郎天成初改秘書監俄而馮道爲丞相與惲有

同幕之舊以惲性謹厚尤左右之尋遷禮部尚書丁內憂服闋授戶部尚書明宗晏駕馮道爲山陵使引惲爲副使淸泰初以充奉之勞授檢校尚書右僕射絳州刺史踰年入爲太子賓客高祖登極以惲先朝懿戚深加禮遇除授貝州刺史時范延光有跋扈之狀惲懼其見逼遲留不敢赴任高祖不悅復授太子賓客尋改兵部尚書天福七年夏車駕在鄴惲病脚氣卒于龍興寺時年六十餘永樂大典卷三千六百七十五

李懌京兆人也祖褒唐黔南觀察使父昭戶部尚書懌㓜而能文進士擢第解褐爲校書郞集賢校理淸河尉

入梁歷監察御史右補闕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換都官郎中賜緋召入翰林爲學士正拜舍人賜金紫仍舊內職莊宗平汴洛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孟州入爲衞尉少卿天成初復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職轉戸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末以爲允夢徵等請懌爲之懌笑而答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爲之標格假令今卻稱進士就春官求

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天福中自工部尚書轉太常卿歷禮部刑部二尚書以多病留司于洛下不交人事開運末遇契丹入洛家事罄空尋以疾卒年七十餘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終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攷證

晉列傳七姚顗傳惟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　案歐陽史作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奇之據新唐書卓行傳司空圖爲戸部侍郎以疾歸昭宗在華召爲兵部侍郎辭不赴是圖非處士也

呂琦傳琦年十五　案厚德錄作琦年十四

有趙玉者　趙玉厚德錄作李玉

尋率郡兵千人間道而歸　案通鑑作帥州兵趣鎭州

史圭傳卒于路　案歐陽史作卒于常山

盧導傳祖伯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卿太原少尹

伯初之子也疑原本行伯字

父如晦　如晦新唐書世系表作知晦

郊迎可也　郊迎通鑑作班迎

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

牋　案歐陽史作潞王止于上陽門外道又促導草

牋與是書異通鑑作潞王未至三相息于上陽門外

與是書同

鄭韜光傳父顥　案新唐書世系表顥字養正疑顥字

是頤字之訛

王權傳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册

禮使回　案通鑑攷異引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云契丹遣使加徽號于晉祖晉亦獻徽號于契丹始命兵部尚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馮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據此傳馮道自契丹使回始命王權奉使道亦未嘗再使契丹也與周實錄異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攷證